



祝福母亲

母亲是一本厚书，品不尽的是关爱，叙不完的是亲情，说不出的是感激，带不走的是记忆，读不完的是母爱的连载。前日是母亲节，祝愿每一位母亲健康与幸福！

母亲的“工作”

■孙利赢 作者单位:市委宣传部

十多年前，母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。但在退休后的这许多年里，她从未停止过工作，从未停止过辛勤的劳作。因为工作于她，是生命的根基。

母亲小的时候学习优秀，可读书的好日子被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所泯灭。初中毕业，母亲再也没有续读的机会。母亲是坚韧而又好学的，不能上学，就学手艺，她瞄上了适合女孩子的“缝纫”。那个年代，想着有手艺，就有自己的工作了，母亲心里甭提有多高兴。虽然家里一时半会儿凑不齐买台缝纫机的钱，但外公外婆最终还是东挪西借，给母亲买了台缝纫机。从此，这台缝纫机就像母亲的人生伴侣，一直陪伴在她的左右。母亲成家后，踩着这台缝纫机，踏遍了从乡村到城市的角角落落，和父亲一起用辛勤的双手创造了我们一大家子的踏实生活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，像母亲那样肩挑机器做缝纫的民间缝纫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日渐兴盛的现代服饰市场。母亲心里开始不安起来，不时缠着父亲，要他引见去预制厂工作，最终如愿。我清晰地记得，母亲每天重复着背水泥、和水泥、倒水泥、抬预制板的繁重工作。我不知道当年母亲羸弱的肩膀是如何担起这生活之重的。这又是一种何等的信念呢？

我读高中时，母亲工作的预制厂转而变了一家以餐饮、住宿为主的服务公司。母亲依旧没能做什么轻松的职业，日复一日的是总也洗不完的碗碟和蔬菜。由于双手长期浸泡在水中，母亲的手关节时常疼痛。记得有一次，母亲的手不小心被破损的碗碟划破，血流不止，被缝了好几针。想想这双手跟随着母亲，真是吃尽了苦头！

终于，母亲退休了。“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总该歇歇了。”儿女们想。然而，母亲却并未遂了我们的心愿，谋得某单位“门卫”一职，和父亲一起一干就是十年，没日没夜。母亲做门卫工作，是极其认真负责的。冬日里，母亲常常一个人背着那件泛白的军大衣，强撑着迷蒙的双眼，蜷曲在门边的火炉旁，直至夜里十二时。就寝的时间，母亲也警醒着，因为夜里转钟常有出门回来的小车，半夜起床开门那是常有的事。渐渐的，母亲落下了毛病，常常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，甚至彻夜不眠，眼睛也深陷进眼窝里，好像被风沙迷了，总也睁不开似的。在那些个青丝变华发的十年里，我们全家人没有吃过一顿圆满的团年饭，总是母亲先坚守岗位，待父亲和家人吃了年饭后，再回去替换母亲，生怕因门卫擅离职守而出什么差池。

母亲离开门卫一职后，把种菜当成了职业。母亲种的菜从不施肥，可谓纯天然绿色蔬菜。时令季节，母亲总会为我们送来她栽种的蔬菜。偶尔，在蔬菜生长之时，母亲也会把新鲜的蔬菜采摘了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便宜售卖。因为物美价廉，她的菜总是卖得惊人的快。我认定，种菜这工作才是真正适合母亲的工作了，因为我总能看到她“收获”的笑容。

按理说，父母的退休工资虽不算多，却足够两老的生活开销。我始终闹不明白，母亲为何要如此这般拼命劳作，而换回的是微不足道的收入。母亲却说：“只有劳动着、工作着，我心里才踏实、安稳。”

细细回味母亲的话，我明白，工作如同母亲肩上的担子，这辈子于她是卸不下了……

月光·母亲

一个人在城市呆久了，便向往山川，向往河流，向往田野。渴望将水泥盒子里压抑的情绪得以宣泄。

今夜，月光如水。沿岸的桂花树、香樟树、垂柳，一棵棵修剪得很漂亮，像静默中的蘑菇云。每隔十余米，便有河灯。河灯沿着河床，向远方延伸。河岸的斜坡上，绿茵茵一片，是人工培植的草坪。青草味裹着久违的气息，诱着我的心。静观四下无人，便不顾年龄，不管风范，如孩童般躺来。星星一颗颗探出头，在夜空中调皮地眨着眼，像极了母亲筛米时星星点点的白米。

哦，母亲。

幻影里，月夜下的母亲，总是坐在矮板凳上，弯腰弓背，筛着米。她左手捏着竹筛沿，右手拇指、食指、中指顶着筛帮，将脱粒后的大米

一瓢瓢盛进竹筛里，一筛筛选过滤。把打米机尚未脱尽的谷粒、秕谷及沙石，用米筛和夹筛一一筛选出来。“刷刷刷”，是米粒摩擦竹筛的声音，那是母爱的催眠曲，把七个孩子的健康化成一首首动听的音符，在静夜下谱成爱的颂歌。

夜，更沉了。草丛里蛐蛐儿的叫声仿佛声嘶力竭，四周密集的蛙声，此刻也低了许多。它们太累了。而母亲，她白天带着农具出门，天黑了肩挑背扛负重回家，深夜还要打谷筛米、补衣纳鞋，她总不感觉累？露水上来了，摸一把草坪，掌上湿湿的。一如我此刻的心情。为什么，在一个人的城市，总是想起儿时半夜醒来，母亲劳作的侧影？那一年又一年，弯成犁的背，皱纹纵横交错的脸，如雕像般镂刻在心头，总是挥之不去？侧过身，微风中，几株风

信子在眼前摇动，暗香一阵阵袭来，莫不是，母亲在天国还不放心，在对我细细的叮咛？

河堤上，相拥着、牵着手的情侣，一对对静静地离开了。河灯一盏盏熄灭。四周顿时黯淡下来。月亮立即穿过云层，把她的光辉毫无保留倾泻给大地。这圣洁的月光，便是母亲的爱吧！

扯几根青草慢慢吮吸，草根儿涩涩的有点苦，回味着儿时母亲乳汁的甘甜。起身，穿过长长的回廊，爬上几十级台阶。堤上堤下，冰火两重天。午夜的街头，灯火依然通明。路边，喝酒的、打牌的、下棋的，喧闹着，把人间的烟火尽情地演绎。我于这都市浓浓的烟火里，找到了浮躁和压抑的根源：没有母亲的日子，行走红尘，彷如雨中的浮萍，找不到依靠的支点。那么，世上尚有父母的人，各自珍惜吧！

今夜，沐着月光，我将安然入睡。

母亲出远门

父亲走后，就剩母亲一人在农村老家了。尽管母亲一再说自己生活很好，但弟弟还是决定把母亲接往广州和他一起生活，并且在早几个月前，他就为母亲买好飞机票。

然而，母亲不大愿意离开老家，她说：“这屋子一旦没有人，就很容易烂掉，等你们老了，以后想回来，连个窝也没有。”我们笑着说：“屋烂掉就烂掉，有屋基在就可以，等我们挣钱后，还可以回来再盖新房。”

母亲在老家种菜、养鸡，屋里也还有一些物什。为了能让母亲安心离开老家，我们很早就打电话嘱咐母亲卖掉这些物什，或是送人，实在没办法处理的，就一股脑儿地锁在屋里。

兄弟俩如期回到老家，接母亲去广州。母

亲也做好离开老家的最后准备。鸡，全杀掉；菜全送给邻居；母亲还把家中那些干货（菜干、蕨菜干、花生米、糯米粉等），一一强行“分”给我们，把我们的大包小包塞得满当当的。

一切已准备妥当，我们把准备带走的大包、小包一一搬到车上后，便让母亲锁上大门。母亲双手颤抖着，摸索好半天，才听到“哐当”一声响，房门终于锁好。母亲走到屋前转角处时，停下脚步回头望了望，继而用袖子轻轻地在自己的脸庞上拂过。

车只能把我们送到县城火车站，要再转乘到省城的火车。在火车上，母亲一路无语，一直痴痴地望着老家的方向，望得两眼直泛泪花。

到省城后，我把母亲和弟弟送上去机场的

大巴后，趁大巴还没开出站，我很快让自己置身人流，只是不想让母亲看到我孤单的身影。当大巴车出站时，我在人流中回望，却看到母亲正从玻璃车窗探出头，朝着车窗外一直挥手。我相信母亲是看不到我的，她这样挥手，也许只是想让我看见她罢了！看着母亲挥动的手，我的泪，瞬间涌了出来。

下午4时，我乘坐的列车准点发车，弟这时也发来信息说，他们已进机场。我知道，母亲很快会随弟弟一起飞往广州，将和弟弟一起开始大城市生活。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，终于可过上好日子，我本应该高兴，只是，母亲离开老家，我回老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，因为，我没有了根。想到这些，我的泪，再一次涌了出来！

守巢的妈妈

如果说家是一个温暖的巢，那么我们就是远飞的鸟儿，偶尔才回来停歇；而妈妈，始终是那个守巢者，在原地送我们远行，为我们牵挂，迎我们归来。

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家慢慢变成了我们的驿站。兄妹几个在外上学上班，好几个月才回家一次；爸爸在外做事，也是好几天才回一次。家成了妈妈一个人的常住地。

上学时每次回家，我们带给妈妈的其实只是短暂的热闹和大堆的麻烦，但是妈妈还是很乐意。距离我们回家的日子还远，她就开始忙着洗晒被子，以便我们回家就可以睡到布满阳光味道的被窝；忙着为我们准备好吃的，把每个人的口味喜好都考虑到位……等我们回家，她又不空闲地给我们做饭洗衣服，给我们张罗

回学校可以带的各种物品。

她不和我们说她一个人在家的难处，打电话也总是报喜不报忧，让我们不要操心。有时回了家，别人对我们讲：“你妈妈不容易，里里外外全靠她一个人一手张罗。”妈妈就会说：“没什么，只要孩子好，我苦点累点不要紧。”

五一回家，晚上爸妈和我在邻居家吃饭。席间他们谈到人死后的鬼魂问题，邻家老伯伯说：“应该是有那回事儿的，有时候走夜路了就会不舒服，说不定就是被孤魂野鬼碰到了。”我一听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立马抗议：“不说这个话题，不然我晚上又怕得睡不着了。”伯伯说：“看把你吓的，这么胆小。你看你妈妈，经常一个人在家还不是照样过。”妈妈笑了笑，说：“不怕是假的。不过心里想着孩子们，也就不觉得怕

了。”听了妈妈的话，我心里酸酸的。

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女人，要经历多少风雨的洗礼和光阴的雕琢，才能沉淀成一个温和、隐忍而忘我的母亲？她能含辛茹苦而毫无怨言，她心里能容下一家人但装不下她自己……有时候我想，我是妈妈的女儿，可是或许我这一辈子都学不来妈妈身上的那些好，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，一个无私的妻子，一个家庭强有力的支柱和粘合剂。那些伟大，是妈妈才有的特质。

老舍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人，即使活到八九十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是安定的。”有母亲的人，心里拥有一片温暖平静的港湾；有母亲在故乡，回家便永远是最美的旅程。

勤劳的母亲

我的母亲是地道的农民家庭出身，因此铸就了她勤劳、纯朴、任劳任怨的性格。

母亲在没有嫁给父亲之前，是村里方圆十里比较能干的女子，大到男人田间地里的力气活，小到闺房女子的针线工艺，样样精通娴熟，引得上门说亲的媒人络绎不绝。可母亲偏偏相中了手无缚鸡之力的父亲，一个瘦削的文弱书生。

父亲的家境并不宽裕，算是“高攀”母亲了。嫁给父亲时，父亲还在师范读书，常常一个月才回来一次，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和姑姑四个人生活，母亲却能把婆媳、姑嫂关系处理得非常融洽。后来姑姑出嫁了，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，母亲身上的担子重了许多，不仅要做农活，还要照顾我们兄妹……忙里忙外一边劳作，一边虔诚地等着父亲归来。

父亲毕业被安排到县城工作，也把我们从乡下接到了城里。离开家乡的土地，吃穿住行，样样都要花钱，仅靠父亲一个月四十多元的工资难以维继。为了节省开支，母亲在政府后院开垦了几亩地，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，也算是解决了一些家人的口粮问题。可即使是这样，我们的生活依然是捉襟见肘，于是父亲通过熟人在郊外给母亲找了一个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。可怜的母亲只念过五年学，没有多少文化，常常是父亲头天夜里把母亲教会了，次日母亲再去教学生。这个代课老师一做就是两年，后来因为学校人事变动，母亲回了家。

一家人的生活随着母亲的失业再次陷入窘境，母亲更是心急如焚，看到身边有些人卖水果赚钱，母亲于是向父亲提议去摆摊

卖水果，可是没想到却遭到了父亲的反对，父亲的理由是摆摊太辛苦。可是母亲不忍心父亲一个人为家操劳而执意要去。

卖水果的那段时间，母亲每天精神头都很好，整天笑呵呵，好像捡了什么美差似的。每天晚上归来，母亲都会把一些卖相不好的果子分给我们兄妹，而我们总是争先恐后地抢着，闹着……母亲卖水果的那段日子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母亲在一次摆摊卖水果时，遭到了城管人员的驱逐，不但水果摊没了，连秤杆和秤砣都被没收了。从此胆小的母亲就再也不敢摆摊卖水果了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母亲在很多工作岗位上做过，但都是力气活，可是她却从来没有任何抱怨。母亲是平凡的，却最值得我尊敬爱戴！

■易玲 作者单位:通城县特产局